

窥海斋 林少华专栏

冰雪“哈军工”



魂的自由》译有《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等日本名家之作凡五十余种。语学院教授。著有《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落花之美》《乡愁与良知》《为了灵》林少华，著名文学翻译家、学者，亦从事文学创作。现为中国海洋大学外国

一场好大的雪覆盖了关东大地。

说起来，我是在东北“雪窝子”里长大的，一年四季，顶数看雪时间长。但在离开雪三十多年后的此时此刻，我才从机舱窗口看出毛泽东《沁园春·雪》“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具象与动感：连绵起伏的丘陵，确如一条条银蛇腾跃起舞；拔地而起的高山，果然像无数蜡象往来奔驰。毛泽东写这首词时是否在飞机上我不知道，但其高瞻远瞩是不容怀疑的。而我当年雪里爬雪里滚，离雪太近了。何况，我当年考虑的是别冻掉耳朵和如何在雪地上把装满烧柴的爬犁(雪橇)拖回家等远为现实而迫切的问题。进一步说，真正的大象什么样都压根儿没见过，蛇则是夏天突然从草丛中蹿出的扬脖吐舌头的家伙。

很快，飞机呼啸着降落在哈尔滨机场，而后乘车往市区赶去。冰天雪地，触目皆白。农田白了，白茫茫的，偶尔有一两棵玉米秆瑟瑟发抖。村庄白了，白皑皑的，只有檐前几串红辣椒和黄玉米勉强证明还有其他颜色存在。树也白了，白花花的，唯独青松仍顽强传达绿的信息。人世间不再花红柳绿，不再搔首弄姿，不再张扬性感。朴实、静谧、洁白、孤独、冷。冬天就应该这个样子，这也才是冬天。我甚至涌起一股久违的阳刚之气，恨不得和谁摔上一跤。男人的季节！

我应邀来哈尔滨一所颇有名气的工科大学讲学。以我的专业特长来说，似乎不应在这样的季节、来这样的学府讲学。然而对方偏让我来，让我作为“阳光论坛”的第451位“嘉宾”为大家讲点什么。而且是学生打来的电话——学生请老师来，老师怎么好不来呢？

学校果然了得。一公里跑道的特大操场，三座北京大前门样式的教学楼，雄伟壮观，气势非凡。梁思成设计的？不愧是梁思成！于是我进去参观了两座。一座迎门矗立着毛泽东立身塑像，同样气势非凡。另一座在天井大厅安放着陈赓大将半身塑像，第一任校长！到底是上世纪

50年代初的北国建筑，天花板极高，“欲与天公试比高”。走廊极宽，足可开过一辆坦克。上楼参观。某房间门侧墙上嵌一方牌：“学校重要历史事件原址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全国人大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元帅视察本校，到哈军工海军工程系会议室(本室)召开座谈会。”出门回头，三个大字赫然入目：“核学院”！

感佩之余，颇为困惑：晚间讲座，讲什么呢？我觉得我这个存在同刚才目睹的存在之间的距离，已经远远不止一个特大操场，而仿佛横亘着茫无边际的林海雪原。甭说别的，质感就不一样。但我还是讲了。虽非军人，可毕竟是男人，不能临阵脱逃。我讲了屈原的孤独，讲了陈子昂、李白的孤独，讲了辛弃疾的孤独，讲了“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鲁迅的孤独，讲了“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的陈寅恪的孤独，并且讲了自己犹如茫茫雪地里的那棵玉米秆的孤独体验。同时讲了村上作品以面对高墙的鸡蛋隐喻的孤独主题，讲了孤独同心、灵魂成长、同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孤独乃是生命之核，是精神世界中的冰雪。

讲毕进入互动阶段。不少人举手。一个女孩提问了：“我其实也想孤独啊，想一个人躲去哪里孤独地看书或发呆什么的，可班主任横竖不让我孤独，要求必须参加晚自习，一晚不参加都要请假，假又难请……请问林老师，我怎样才能孤独，才能自由自在地独立做自己想做的事呢？”一个男生提问了：“学校有围墙，校外有围墙，墙又很高。老师，我怎样才能做一个既能撞墙又不破碎的鸡蛋啊？”两人都声音不高，语速不快，眼神则十分专注，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火辣辣的，真诚、焦虑、渴望，渴望我这个外地来的老师提供一个答案。我知道，这样的问题对于他和她迫切得多，现实得多——同是冰天雪地，他们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保护耳朵和如何把爬犁拖回家，一如当年的我。或许，这也是年龄使然。所谓成长，莫不就是这么回事？



深报人，现为自由作家，出版长篇小说、科普读物等十余种。刘亚伟，笔名亚子，北师大研究生学历，原籍曲阜，下过乡，当过兵，资

呼吸之间 刘亚伟专栏

效率不是万能药

妻子的表弟从北京来济南，出门就打车，这让他习惯了坐公交的表姐觉得太奢侈。他告诉表姐，时间就是生命，他这是花钱买时间。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最为响亮的口号之一。现在，30年过去了，“效率”甚至成了人们的一种信仰。效率似乎成了万能药，人们产生了对效率的迷信，认为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

当然，在人口不断增加的背景下，以经济动机来看待地球，效率优先几乎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效率优先，其实质就是消费主义主导和享乐至上。效率成为无节制地占有自然的手段。

提高生产效率不再是为了获取生活和生存必需的东西，而是为了生产而生产，是为了提高GDP，为了更多的利润，为了显得富有和强大。

走进商场，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商品，大多数超越了人们的生活必需，更多的是为了奢侈。更大的房子，更豪华的车子，更高指标的装修，更时髦的服饰，更昂贵的首饰，更舒适的享乐项目，更稀缺的美味，更赤裸裸的欲望的满足……为了实现和维持这些，人们追求更高的利润率，更大规模的资本运作，直至某一天，一场更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突然爆发……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不仅自然界成了高效率技术装置的仓库，甚至人也成了一种资源——人力资源，被安排在固定的操作程序的某个环节，被动地做着屈从于效率的工作。

一次，遇到朋友的一个孩子，是做营销业务的。他告诉我，对于他来说，过得最快的就是时间，周一、周二，然后不知不觉就周五了。

这孩子22岁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他说，那个时候对时间还没有很

明确的危机感，于是时间就像流水一样，转眼，五年就过去了。而在这五年里，自己的收获太少了。现在面对时间与效率这样的命题，已不仅仅是危机感这么简单了。五年中，许多同学已经远远地走在他的前头，买了房，开上了车，可是他还在疲于奔命。

是啊，急速发展的社会，快速增长的经济，几乎把每一个人都卷入其中。面对飞速变革，竞争激烈的环境，抓住时间，有效地运用时间成为一个人如何在当今社会生存、发展的重要技能。

效率是人类欲望的翅膀，效率是一种诱惑，而且对于人类，是一种抵挡不住的诱惑。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效率是不是把人类从伊甸园引诱出来的那条蛇的后代。无论是资本的趋利性，还是效率优先的市场原则，都表现了人性的弱点和缺陷。一旦失去法律和制度的约束，效率与权力相勾结，就会变成一架疯狂的嗜血机器，制造出血煤、黑砖窑、豆腐渣工程、三鹿奶粉等等丑恶的社会现象。

以效率的无止境追求为引导，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支撑，人类社会似乎陷入了一个走不出去的怪圈，效率的提高被财富的占有欲驱赶着，被没有节制的奢侈消费驱赶着。增长造成了危机，危机的解决又依赖于新的增长，新的增长到某个阶段又会遭遇危机……在这样的狂奔式的发展中，一场根本性的生态危机降临了，人们这才发现，效率并不是一剂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药。

有一首北美印第安人的歌谣唱得好：

只有当最后一棵树被刨，
最后一条河中毒，
最后一条鱼被捕，
你们才发觉，
钱财不能吃。

以文为戈 刘武专栏

高低都是美景



命片兄弟》。刘武，导演兼制片人，曾任大学讲师、新闻记者，出版过《醉眼看乾坤》《生命

曾经有几天，我睡在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上，不远处是拉姆拉错神湖，据说湖中的倒影能照见人们的未来。更近处是琼果杰寺，500多年前建成，曾是一座宏伟的夏季行宫，如今只剩下片片废墟。那是一个冬天，12月，西藏最冷最缺氧的时候。

我睡的屋子里没有暖气，也没有火炉，四壁透风，床板上甚至也没有棉垫子，更没有电热毯。我钻进睡袋里，再把防寒服和其他衣服一股脑儿盖在睡袋上，只留出鼻子在外面。夜晚，寒风发狂地拍打着门窗，开始还觉得有些恐惧，后来它居然成了响板，有节奏的拍打声让我安静地在雪山上入眠，居然还睡得十分香甜。

早上起来，阳光明媚，灿烂，雪山上宁静安逸。我在外面兜了一圈，呼吸着冰冷新鲜的空气，仰头看着湛蓝的天空上漂浮着朵朵白云，才让我确信时间没有在这里凝滞。回到我住的地方，忽然看到阳光直射的走廊上，一位藏民悠闲地坐在那里，倒了一杯白酒，剥着一颗花生，慢慢悠悠地晒着太阳。

那一刻，我略略有些倦的感觉，仿佛能闻到酒香和花生的香气，甚至看到酒杯反射出的刺眼阳光。多少年后，我仍然能感觉这一幕就在眼前，就像我在欧洲、北非、中东等地看到的那种景象一样，有人坐在咖啡屋外，喝的不是咖啡；有人坐在街边，抽的是阿拉伯水烟；也有人坐在酒吧外，喝的是酒。他们的神态都很相似，都会坐很长时间，都是默默不语，但都享受那种状态，很沉醉于那种心境。

在我看来，他们是什么人、有多少家产、有多少学识、有多少权力，都并不重要，关键就是在那一刻，他坐在天与地之间，视浮云如无物，有那么一点沉醉，有那么一点失神，有那么一点茫然，有那么一点满足，他们便领略了人

生之美。

又有那么一天，我在约旦开车越过瓦迪拉姆沙漠和海拔1700多米的拉姆山，来到地表的最低点死海，那里低于海平面471米。当时也是冬天，1月，却可以在死海中脱光了游泳。

死海的历史很丰富，传说，《创世记》中所记载的上帝毁灭的罪恶之城所多玛城与蛾摩拉城都沉没在死海南部水底；而死海的风光却很单调，一片静寂的湖，四周没有花草树木，也没有多少人居住。我去的那个时候也不是旅游旺季，没有多少人来这里游玩。

我坐在一览无余的水边，水边堆积着结晶的盐粒，在阳光下反射出粼粼波光。我能够看到对面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山脉，想象那些发生在这周边并被写入《圣经》或世界历史的传说和故事。那天死海中游泳的人不多，唯一的一个穿着比基尼的女人是黎巴嫩来度假的，我跟她闲聊了几句，她热心地告诉我，死海中的黑泥富含丰富的矿物质，有健身美容、消炎除菌、缓解肿痛等多种功效。她拿了一团黑泥抹在自己身上，弄得像头母豹子示范给我看，然后又捞了一大团黑泥送给我，并高兴地跟我合影留念。

傍晚，夕阳西下，放眼远望，死海的水面平静如镜，沉寂无声，没有一丝波纹，两边的山岩清清楚楚地倒映在水中，给海水投上一抹嫩红。我不知先知摩西当年登临尼波山的时候，是否想到过死海中畅游一番。倒是我忽然想到，人生无论位处高峰，或位处低谷，风景都同样多彩，各有其美妙之处，关键是身处其境的人能否有欣赏的眼光和心态。

在那么低的地方，连黑泥都有其独特的价值，都能让人追捧享用；而在那么高的地方，一杯酒、一颗花生也都有独特的味道，能让人慢慢品味，咀嚼出生活的韵味。

江湖再见 韩松落专栏

有用的人总被原谅



用文字使生命纹路紧密，用影像使人生体验增值。韩松落，西北人，居河北，写专栏，做小说，看电影。

话说，前两年，香港影人对周星驰进行了一次总清算，王晶和“中国星”负责人陈岚炮轰周星驰难以合作，历数他的罪状后，周星驰的许多陈年旧事都被翻出来，比如动不动在片场发威啦，对员工非常苛刻啦，老合作伙伴怎么和他反目啦，连朱茵都趁势在《志云饭局》里眉飞色舞地讲了他劈腿的往事。老搭档、老朋友、旧情人，全部翻脸，这种阵容，古往今来着实少见。

与此相映成趣的，却是内地媒体的大力声援。评论普遍认为，为人处世只是小节，他们之所以和周星驰反目，是因为他自组公司，不愿和别人分享收成。香港人如果看到这一切，恐怕会大跌眼镜，他们大概想不到，香港影人在内地的热度，是延后发生的，在香港人已经冷眼看他的时候，内地观众对他仍然有期待，他仍然是个有用的人。而有用的人，总会原谅。

与此相近的另一个例子，是罗曼·波兰斯基。1978年2月1日，诱奸了13岁少女的波兰斯基，为躲避牢狱之灾，从美国跑去了法国，从此成了著名的通缉犯。但是，30年后的2008年，女导演玛莲娜·泽诺维奇却拍了一部轰动一时的纪录片来为他开脱，纪录片竭力渲染波兰斯基的经历(当然没有放过童年阴影和妻子被邪教分子谋杀)，为他加上同情分，然后摧毁受害者的形象，将受害少女和她的母亲塑造成

名利场中别有用心的追逐者，最后还集中火力对准所谓的司法不公，并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波兰斯基之所以被判刑，完全是法官和媒体的合谋。

这还不算最荒唐，最荒唐的开脱理由竟然是：关押波兰斯基的监狱，关的可都是重罪犯，他们肯定会骚扰波兰斯基，会伤害他，监狱，“是一个灰暗的地方”！

与周星驰事件一样，被捕后的波兰斯基也获得了极为壮观的、来自内地媒体和影评人的声援，声援的理由，也多半是模糊不清的，感情用事的，只差没把“艺术家的性特权”明着提出来。总之，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触犯了当地法律这个基本的事实，也被忽略了。一切只因为，波兰斯基的电影在前几年还获得过奥斯卡奖，他也是个有用的人。

其实不只文艺家有这种“特权”，“有用”的范围实在很广。有一次，一个杀死多人的凶犯上了法庭，第二天的媒体一片惋惜之声，因为他实在是个大帅哥，他的相貌把凶案的残忍色彩都给遮掩了。所以，当年指控杰克逊对孩子进行了性骚扰的那个男人，在不久前饮弹自杀了，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是不堪良心的折磨，因愧疚而自杀。但，也存在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他在饱受歌迷的骚扰恐吓以及媒体的大肆征伐之后发现，和人们心目中的“有用的人”迎头遭遇，是多么痛苦的事。